

◇老城旧影

◇纸短情长

吴健生和他的健生医院

吴功宜 吴功华

西医在中国的发展路径，首先是作为传教的辅助方式传入中国，这便是遍布中国的教会医院，如安庆同仁医院和他的创办人、美国医学博士戴世璜先生；其后是受过西方医学教育的中国人自身的努力，即西医的本土化，这是一个十分艰辛的发展过程。安庆健生医院和它的创办人、毕业于天津陆军军医学校（原北洋医学堂）的吴健生，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。

据《安庆卫生志》记载：十九世纪末叶，西医随着传教士传入安庆，中、西医药卫生事业并行发展。西医在安庆逐步建立，最早是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）由基督教圣公会兴办的同仁医院。以后中国人办的西医诊所、医院渐增，如：健生医院（院址在钱牌楼），院长是吴健生；博爱医院（院址在关岳庙西头），院长是吴孝伯；博儒医院（院址在大士庵街），院长是杨博儒。

吴健生（1893—1968），字宗屏。安庆市人，祖籍安徽太平县。自幼聪颖好学，幼年入私塾读书，九岁入高小，十四岁考入怀宁中学，十八岁考入天津陆军军医学校读书，修业四年，二十二岁时以医科第一名的成绩毕业。

早年的吴健生是一位具有叛逆精神的热血青年。他十一岁时（约在光绪三十一年），便主动将头上的辫子剪去，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事，以致十四岁高小毕业时头上还装着假辫子；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，当时还在怀宁中学读书的他受进步老师的影响，便邀约一位鲍姓同学，瞒着家里大人，偷偷乘大轮去武昌，准备投身革命。在开往汉口的轮船上，两位热血青年遇上了时任《大汉报》总主笔詹大悲先生，在得知他们的去意后，詹说他们年龄太小，便力劝他们回去好好读书，以后更好地报效国家，他们遂返回学校继续读书。

吴健生22岁从天津陆军军医学校毕业后回到安徽，先在蚌埠安五军医总医院实习。25岁时回到了安庆，创办安徽医学专门学校，后因经费无着停办；接着在第二年即民国九年（1920）在城内钱牌楼创立健生医院。这是安庆最早的由中国人开办的西医院之一。

创业初期，筚路蓝缕，艰辛备尝。好在他凭着过硬的医术和解人于倒悬的仁心，渐渐扎下根来，随着声誉日起，事业越做越大。在施医治病同时，吴健生十



吴健生（作者供图）

分重视医学教育事业，虽创办安徽医学专门学校受阻，但决心以自办医院为校，举办多期医学讲习班，招收学员，边学习，边实践，从而造就了一批安庆医界骨干。其健生医院护理人员，亦均由自己培养。经过多年苦心经营，健生医院逐渐发展为除门诊内、外两科外，还拥有病床26张、医护人员20多人的一所影响较大的私立医院。

健生医院曾是安徽省预防时疫委员会指定的防疫医院之一，在近代安庆几次疫情灾害爆发时，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。民国十四年（1925），安庆霍乱大流行，吴健生除率领健生医院全体医护人员抢救病人外，还主持编印和散发大量防疫宣传材料，为有效地控制疫情蔓延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民国十八年（1929），桐城流行脑膜炎，吴健生率领十名医务人员，赴桐城县设临时医院，边收治病人，边下乡免费为乡民作预防注射，疫情随之大为缓解。疫区民众交口称赞。

吴健生擅长内科、儿科，尤以医治性病及新法戒烟驰名安徽。解放前，烟毒泛滥，为此他研用自然血清戒烟，总结出一套较为完善的戒烟方法，使吸毒者一周左右断瘾，并以此法治愈千人。此外，他又采用化学药物治疗当时社会较为严重的另一顽症——性病，以挽救患者；并著有性病预防专论及大量医药论著；同时撰写大量医学科普文章在报刊上连续刊发，以期增强民众的健康意识，提高疾病防治水平。

作为在省内富有影响的名

医，吴健生曾先后担任旌（德）、涇（县）、太（平）禁烟局长、安徽省施医所主任、安徽省戒烟医院院长等职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吴健生心怀报国之志，辗转至湖南长沙，任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七十九后方医院院长，参与救治与日军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他又回安庆复办健生医院。

1949年安庆解放，吴健生毅然停办健生医院，将房产及全部医疗器械和设备无偿赠给安庆卫生学校附属医院。与此同时，他积极投身办公医疗和医学教育事业，并利用自己在安庆医界的影响，动员同仁与自己一起效力于卫校附院。该院后改为安庆市第一人民医院，吴健生为初创者之一。他历任安庆医师公会理事长、中苏友好协会安庆分会副总干事，安庆市人民医院内科副主任、市人民代表等职。

1968年，这位曾从袁世凯手中接过“优秀毕业生”奖状和奖品、与近代活跃于安徽政坛许多风云人物多有交集的传奇人物，救人无数、医术高超的杏坛名医，见证并参与了西医与医学教育在安徽省、安庆市艰难发展过程的人，最终未能逃过那场浩劫。他与他毕生撰写的许多医学论著论文、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，一起殒没于那场劫难中。

健生医院的那块蓝底白字的招牌是由孙中山先生亲自题写的。健生医院停办后，这块已经无用武之地的厚重木牌，被当时安装电表的工人用做装电表的背板，钉在了大门背后的墙上，使它躲过了一次次的运动。但最终，它和大门上写有“卜居安庆，小筑奚园”的一栋颇有历史的老楼，一起消失在声势浩大的老城改造中。

值得庆幸的是，尽管私立健生医院已经成为历史，但是，吴健生先生所追求的医疗报国、培养本土医务人才理想，他一生为民族西医的努力，在他的子孙后代中得到了传承。他的8个子女大都从事卫生、教育、文化工作，都学有所成，其中4位从事医疗卫生工作（两位主任医师，两位副主任医师）。他的孙辈中，有多位博士、硕士，也大多从事卫生、教育、文化工作，其中有一位从事医疗卫生工作（两位副主任医师）。他的曾孙辈们，也都秉持科技兴国的理想，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刻苦攻读，以期报效国家，光大祖辈未竟的事业。

两河口

李刚明

我的家乡有个渡口。渡口很老，有人说有几百年，有人又说上千年。渡口两岸连一块记载的石碑瓦片都没有，只有岸上两棵老榕树苍虬傲立，见证着渡口久远的过往。

渡口的地名简洁明了：两河口。

从龙泉山脉中段深麓流出的万家河在渡口汇入千里沱江。为方便过往行人，两河交汇处就有了撑渡人。

渡船不大，也就是能载七八个人的那种小木船。丈五左右长，四尺多宽，一半搭了竹篷，大人需要弓身才能进去。春夏秋冬，撑船的周表叔在这里生火烧水、吃喝歇息。

去镇里上学，我与小青都必须经过渡口。遇上特大洪水，渡船就停开了。那时，我们就只好绕道万家河上游的铁路桥，这样就会多出七八里的路程。

家离学校单程有十五里。天刚刚泛白，我们就要穿过坝上两片大大的梨园，赶到渡口。如果渡船停靠在对岸，我就会敞开喉咙大声喊道：“周表叔，过河啰！”

寂静的河面漾起圈圈涟漪。天已放亮，周表叔慢腾腾地把着比大拇指略粗的竹纤绳划过船来。纤绳滑溜溜的，有些锃亮，他那双手却粗糙无比，就像岸上大榕树黝黑的树皮。长长的纤绳拴在两岸碗口粗的麻柳树上，悠悠荡荡划出一道美丽弧线，清晰倒映于溪河中。

我总是争着去把纤绳，双脚沉沉地立在船头舱板上，左右手不停交换着快速划向对岸。而这时，小青就把我们各自带去学校蒸饭的铝盒打开，小心翼翼地侧蹲船沿，就着清亮的河水把米淘好。很多年后，不管世事如何变幻，这情景还会时常在我脑海闪现。

从村里能考到镇中学读书的孩子不多。每天来回三十里的泥土小路对我们来说并不轻松，但对知识的饥渴冲淡了一路求学的艰难与困苦。转眼间三年就飞逝而去。小青是家中老大，下边有三个弟妹，她说不可能再与我一道去县城读高中了。她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红红的，湿湿的。我的心里也泛起酸楚。在等待渡船的间隙，我拿出最珍爱的《边城》一书送给她，我说，这里面也有渡口、渡船、老人、少年……

从部队第一次探亲归家那天，我想去看看小青。母亲告诉我小青嫁人了，就在前两天。见我若有所失的样子，母亲又接着说小青嫁得很好，男方家里开了一个很大的厂。后来，母亲又说了些啥，我全没听进去。

离开家乡的第五个年头，沿江的村庄修建起公路。在万家河上游，距离渡口两公里的地方也建了桥。人们出行都改走宽阔的公路和桥，两河口自然就停渡了。

船工周表叔上岸后不久，因年事已高与世长辞。

河水依然流淌，没了船渡，没了行人，但我的心中一直有个渡口。